

# 日本民主党初探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高洪

---

1996年盛夏,日本政治舞台上风云急剧变幻,持续数年的政治攻防进入白热化阶段。各党派及其主要政治势力在即将到来的大选前秣马厉兵,为在生死攸关的决战中取胜不断加快分化组合,整个政界一派山雨欲来的繁忙景象。

进入9月,一直在努力创建新党的原先驱新党代表干事鸠山由纪夫与桥本联合政权厚生大臣菅直人以及胞弟原新进党广报企划委员长鸠山邦夫、原社民党议员冈崎富子等中年政治家联手,宣布了建立民主党的决定,同时发布新党基本理念和基本政策,呼吁国民加入这一与自民党、新进党等新老保守党抗衡的“第三势力”,使日本朝野为之震动,也给动荡不定的日本政局掀起新的波澜。

## 一、第三极政治势力崛起的社会背景

这支由新生代政治家为核心结成的新党,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政治背景。首先,在迈向21世纪的今天,日本政界代表人物更新换代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进入90年代以来,战后出生的所谓“团块一代”(40~50岁的一代人)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作为其代言人的青年一代政治家面对炙手可热的权力,无不跃跃欲试,伴随着社会上价值观与利益的多元化趋势,新生代

政治家行将进入权力中枢。几年来,日本政治体制改革和呼声日益高涨的官僚制度改革为他们提供了一试身手的可能,而向21世纪的过渡又是不同于一般世纪更迭的“千年之变”,促使雄心勃勃的青年政客在政治游戏中投下更大的赌注。

早在1995年初,鸠山由纪夫、鸠山邦夫兄弟就开始积极活动,游说先驱新党、社民党、新进党议员,筹建新党。他们重新使用其祖父鸠山一郎(日本前首相)1954年建立的“民主党”这一称号,又打出“彻底改革日本政治、行政”、“建立市民为中心的社会”等旗帜,旧瓶装新酒,努力给世人一种清新政治的印象。加上他们作为世袭政治家拥有稳定的政治地盘和广泛联系社会各界的“人脉”,所以菅直人一伸出援手,便很快使第三势力的集结从理想变为现实。

菅直人现年49岁,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早年曾为女议员担任秘书,因维护妇女权益颇得妇女选民青睐。今春前后,厚生省官僚们在“艾滋病血疑案件”上隐瞒证据,对国民闪烁其词,引起全国尤其是城市中市民阶层愤懑。身为厚生大臣的菅直人力排众议,秉公查处了案件,为自己树立起反对旧官僚体制的形象。有民意调查表明,菅直人在全国各城市选民中口碑甚好,颇有吸引选票投向的能力。加之菅直人的“自由国民意志”、“地方分权”、“行政改革”、“与亚洲国家合作”等政治主张很得青年政治家们欣赏,据日本某位政治评论家介绍,当时大有菅直人振臂一呼青年政客便趋之若鹜之势。这一切为民主党迅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 二、建党纲领与政治理念

民主党以“友爱精神”和“市民自由主义”作为基本理念,其

政治纲领是“通过对行政进行本质性改革和实现民众主导政治的变革,在 21 世纪的日本创造出以自立的个人为基础的富裕的市民社会。”<sup>①</sup>这一政治理想主要来源于该党核心人物鸠山由纪夫。

鸠山由纪夫 1947 年 2 月 11 日生于东京,自幼受到祖父鸠山一郎(前日本首相)和祖母鸠山薰子(著名女权运动领袖)组织的“友爱青年同志会”倡导的“友爱精神”熏陶。长大后曾立志工业救国,1965 年考取东京大学工学部,对当时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采取冷眼观潮的态度。1969 年大学毕业,翌年赴美国留学,专攻经营工学博士课程。1976 年回国后,先后执教于东京工业大学工学部和专修大学经营学部。或许是官宦世家的渊源驱使,1986 年鸠山由纪夫弃学从政,成为自民党候选人,利用自家在北海道的牧场这块世袭政治地盘当选众议院议员,并 3 次连任。

在自民党内,鸠山由纪夫先属于竹下派,尔后转为小渊派。但党内层层叠叠的权力金字塔和老保守党的沉闷空气使他倍感压抑,决计另起炉灶,于 1993 年 6 月同武村正义等人组建了先驱新党。1995 年 10 月,鸠山由纪夫举办“自由论坛”,提出建立第三极政治的设想,不久开始酝酿组建新党。1996 年 6 月,鸠山由纪夫写下《我的自由主义——友爱革命》一书,将其祖父留下的“友爱精神”作为自己的政治信条,系统阐述了“当今在经济至上主义盛行的日本社会,为了引导人们从经济中心时代迈向拥有宇宙意识和心境的时代,需要让友爱精神登上政治舞台”的政治理想。<sup>②</sup>

在他的倡导下,民主党打出“市民为主人公”的口号,在“民主党设立委员会”9 月召开的“崛起大会”上,用英文民主主义“democracy”的大写红色字头作为党徽标志,并在相当于该党政治纲领性文件的《民主党基本政策》中,一举提出了“扩大信赖合

作网络的历史认识”、“确立联合国改革和地区安全保障体制”、“向柔软的市民中心型社会过渡”、“建立自立、共生与承担责任的福利社会”、“确立地域主权的行政、财政改革”、“与21世纪相适应的税制改革”、“建立共生型市场经济”、“构筑创造性的市民信息社会”、“形成环境创造型社会”、“实现新时代的教育改革”、“发挥保障人权精神”、“创造男女共同参与的社会”、“新型政治的确立与展开”等13项基本政策,<sup>③</sup>目的在于广泛联络政界同道,争取通过大选建立同自民、新进两大政党鼎足而立的第三极政治势力。

鸠山兄弟和菅直人的政治行动得到一批中年实力派政治家的认同和支持,同时也迎合了部分中青年国民对开明的新型改革派政治家的企盼。在《文艺春秋》1996年夏季所做的“21世纪理想的政治家”的问卷调查中,鸠山由纪夫名列第一,俨然成了世纪之交的一颗政治新星。而菅直人也在选举前《日本经济新闻》对下届首相人选的民意测验中紧随现任首相桥本龙太郎之后名列第二,人望跃居小泽一郎、土井多贺子等老资格政治家之上。在鸠山由纪夫、菅直人的召唤下,大批先驱新党、社民党和新进党议员改弦易辙,迅速组成了一支咄咄逼人的生力军。

### 三、组织结构与政治属性

政党是具有共同政治见解、为支配政权而行动的政治团体,其组织结构和政治属性往往因行为模式和所代表的不同阶层、集团而有所不同。

日本民主党是日本政界新老交替中新一代政客向权力核心迈进的“利益聚合”。如果从西方政治学观点来看,属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下的“名士政党”,即为选举而集合起来的职业政客是

党的基本成员,对国民的影响不是依靠广泛存在于社会各层面的基层组织,而是主要依靠党首们的个人魅力和党的政纲、旗帜的引导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该党历史尚浅,无暇向基层延伸;更主要是因为鸠山兄弟、菅直人就是要在大选之际匆忙拉起一支队伍,以便同其他政治势力抗衡的实用主义的功利态度,使临时拼凑的选举集团鱼龙混杂。不少自知前途暗淡的社民党、先驱新党成员纷纷前去投靠,结果使该党被政敌讥讽为“选举的救生艇”。

当然,民主党也十分重视培植自己的社会支持势力,注意吸引旧社会党在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控制下的工会组织,特别是1989年重组的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的支持。在各种利益集团中,日本经济同友会、日本经营者联盟也表示支持民主党,要求日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树立起新的国际形象,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主导地位。此外,民主党还注重同非经济性利益集团间的联系。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选举前鸠山由纪夫曾借助胞弟鸠山邦夫与创价学会的关系,两次同创价学会副会长正木正明会谈,而且“就许多问题发出共鸣”。<sup>④</sup>可见,即使是宦海弄潮的新生代政治家,若想在充满旋涡和紊流的政治大潮中独立涛头,也不能忽视各大利益集团控制的“票田”。

分析日本民主党的潜在社会基础,其支持者大多来自城市,尤其是城市中生活的青壮年阶层,其中女性选民又占有相当比例。这同菅直人曾维护女权、鸠山祖母曾是妇女运动领袖不无关系。如果按职业划分,从事事务性、管理性质的白领职员和自营工商业者所占比率明显高于产业工人和农林渔等行业。这一类团体和选民希望革新政治,要求将日本建成面向21世纪的发达国家,过去大多支持社会党或保守党派中较为开明的左翼势力,而民主党恰恰是由这两者融合的新型政治家联合体。就此而言,

日本民主党属于兼有革新派中保守势力和保守势力中开明派性质的政党。他们宣扬的“行政改革”、“地方分权”、“市民自由主义”等主张得到城市居民的欣赏,维护着中产阶层市民权益。而富裕市民和主张对内协调劳资关系、对外发展交流合作的工会和经济界中的开明派人士等就成为支撑民主党存在的基础。

与此相适应,选举中鸠山由纪夫以及其他成员的选举地盘也偏重城市选区,据传媒对东京、大阪、北海道、爱知、福冈等都道府县的抽样调查,民主党在政党比例区中获得了人均高于自民党、新进党的支持率。例如在东京,尽管相对自民、新进两党处于劣势,却获得了与这两党相等的 5 个议席,在北海道也出现了相同情况,足见民主党同城市中产阶层的连带关系之深。不过,民主党的社会基础并非一成不变的群体。建党之初,厌恶金钱政治的许多日本国民曾对民主党这匹“突然崛起尚无劣迹的黑马”抱以希望,甚至使对政治冷漠的青年群体也为其吸引。可是,当新鲜感渐渐失去,特别是选举中匆匆上阵的民主党并未能取得重大进展,支持新人的要求便在一定程度上被希冀政局稳定的国民情绪所取代。最近,有统计表明,民主党的支持者中 20~30 岁的人数和女性支持者人数均有所下降,但中年职员阶层的支持依然如故,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为该党的属性做出了最好的注脚。

#### 四、大选后的政治地位选择

1996年 10月,日本在新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制”下举行了第 41次大选。这次政治角逐的结果,使大权旁落 3年的自民党通过社民党等小党派的“阁外合作”重新恢复了独掌权柄的地位。而期望一举获得较大发展的民主党由于立足未稳仅仅得到

与原有数量相等的 52 个议席,可以说是战绩平平。

选举结果表明,虽然有大批意欲从政的人投入民主党阵营参加竞选,但这种“临来抱佛脚”的做法似乎并不奏效。当选的议员大多是知名度较高、连选连任的中年政治家,譬如曾为厚生大臣的菅直人、世袭政治家鸠山兄弟、前北海道知事横路孝弘、前社会党书记长赤松广隆、前法务省政务次官佐佐木秀典、前邮政大臣日野市朗、前社会党首脑山花贞夫等,都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与其讲“第三势力”的新招牌使他们当选,莫如说是个人的政治经验和政绩发挥了作用。

影响民主党获胜的另一个原因是该党建立伊始就包含着政治见解上的矛盾对立,这就要求党的领袖具有统摄来自社民党、先驱新党两派人士的能力,并为党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协调内部分歧,改善选民对党的整体印象。实际上,该党所宣扬的“市民自由主义”、“友爱精神”就带有消弥政治对立、融合党内原保守派左翼和原革新派右翼两种政治观点的作用,相对于党内分歧是一种理论上的逻辑补充。

不过,民主党终究以 52 个议席保住了第三大政党的地位。按照日本现行法律规则,政党在国会拥有 50 个议席方可提交涉及预算的法案。民主党是除自民党、新进党外惟一达到众议院内集团行动基数的党派。换言之,尽管实力与拥有 239 席和 156 席的自民党、新进党相差悬殊,但理论上仍具有将自己的政治主张转化为法律的可能。所以,它的判断与取舍自然成为日本政治天平中举足轻重的砝码。

鉴于这种情况,桥本龙太郎在自民党取得近半数席位后,一度向民主党放出空气,暗示民主党党首可能被提名入阁,试图吸引其在一定程度上参政。究其原因,自民党取得政治核心地位的 239 议席这一指标完成后,仅依靠自民、社民、先驱新党三家同

盟的 256席仍是个微弱多数,倘若民主党与其联手将增加到 308个席位,这就大大超过了稳定多数(265席)和绝对稳定多数(285席)这两道日本政坛的警戒水位线。

可是,鸠山由纪夫、菅直人等新生代政治家似乎并未理睬自民党发出的信号,而是把目标放在更长远的权力争夺战上。选举刚刚结束,鸠山由纪夫就宣布“不会轻易向政权靠拢,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党的稳固”。菅直人也发表类似意见,但表示在“协商行政改革为主轴的个别政策方面,可能同执政党达成政策协定”,显示了“内阁外合作”的可能性。10月22日,民主党举行大选后党内两院总会,商讨党在新形势下的对策。结果,8名代表发言中仅有一人主张参政,其他发言人对进入自民党的联合政权后能否就行政改革与其达成一致意见提出疑问,连一向显示出参政兴趣的菅直人也强调:“本党 52个议席已经保证了提交政策法案的条件。在国会里通过‘议员提案’向国民展示我们的政见,就是作为在野党也能收到不可忽视的效果。”<sup>⑤</sup> 11月初,民主党明确了以在野党身份实行“内阁外监督”的态度,同时也确认了在自民党对行政改革提出“政策协商”时给予响应的基本原则。

## 五、民主党在内政外交中的作用

纵观几年来日本政治改革进程,如果把 1993年 8月细川护熙组建起非自民党联合政权,结束自民党 38年一党执政作为日本政局动荡的第一幕,那么 1994年 6月自民、社会、先驱新党三党推举村山富市建立新联合政权,自民党借助昔日的夙敌重新问鼎政权则是政坛分化组合的第二幕。这次大选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日本政治分野地图,而且给近年来日本政坛上峰峦迭起的争斗划出了一道新的分水岭,可以说是以自民党单独掌

权为特征的第三幕。在这第三幕中,民主党将扮演什么角色,日本朝野都给予极大关注。

日本政局在革新派瓦解后似乎显露出新老保守势力两极对立的可能,但民主党作为第二大在野政党坚持走第三条道路使局面复杂起来。自民党希望在今后的较量中得到民主党在某一政策上的支持,而新进党特别是羽田孜等人积极主张同民主党合作<sup>⑥</sup>。反过来讲,民主党也需要在政治平衡中寻找自己生存发展的出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与双方进行具体政策协调,恐怕是民主党近期参政的主要方式。

就政治作用来讲,应该说民主党的存在有着积极意义。同其他保守党派相比,民主党的政治态度较为清新。除了鸠山由纪夫等党的领袖人物具有革新思想倾向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主党当选的众议院议员中有 25 人属于原社会党,大大高于属于原先驱新党的 16 人(其他为市民联合 3 人,新进党 1 人,新当选 7 人)。最近,民主党内任命仙谷由人(前社会党德岛县委员长、日本律师联合会人权拥护委员会委员)为党的政策委员长,赤松广隆(前社会党书记长)为党的“国会运营委员长”,而且民主党智囊团中有许多原社会党理论家,在确立和完善党的政策策略方面,左翼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民主党在对待日本二战期间侵略历史问题上,主张“对过去的战争进行反省”,强调“就慰安妇问题深刻谢罪”。在对外事务方面,呼吁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关系,积极支持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舆论认为,日本民主党作为独立于新老保守党的“第三势力”的存在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政治保守化倾向,有利于日本和平、友好地处理同周边国家关系,因而具有积极作用。

在内政方面,民主党十分关注行政改革的进程,在重建政府

财政、促进经济改革等具体政策上,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灵活手法。假如民主党选举中打出的“编制事业分类预算”、“国会内设立行政监察评价委员会”等主张得到自民党的积极回应,该党将与之进行具体政策方面的“个别合作”,但同时作为“建设性的在野党”,也必然同新进党乃至其他政治势力开展政策协调。

毫无疑问,民主党的生存发展也面临一定困难。就某种意义上而言,党内关系复杂,处于利益相合则聚、利害相反则散的局面。这就需要党的领袖在掌握这艘政治航船时,既要顺应时代潮流,符合民意,又要发挥高超的手腕,保持足够的政策凝聚力。另外,党的两位代表鸠山由纪夫和菅直人在诸如是用经济增长推动福利事业,还是减少国家对包括福利在内的经济介入等问题上意见相左,首脑间求同存异,无疑也是驾驭民主党克服分裂因素使之发展壮大的必要保证。

(责任编辑:韩铁英)

---

①〔日〕中村启三:《鸠·菅民主党——为政治“友爱”投下的巨额赌注》,载《经济学家》1996年10月第1期。

②肖文:《日本第三极新党旗手鸠山由纪夫》,《现代日本》1996年第3期。

③1996年9月12日〔日〕《朝日新闻》,《民主党基本政策要旨》。

④〔日〕佐藤太郎:《创价学会的投网战略——将手伸向民主党》,《时代》1996年第9期。

⑤1996年10月23日〔日〕《朝日新闻》,《民主党向在野党方向倾斜》。

⑥1996年11月4日〔日〕《产经新闻》,《新进党有同民主党联手倾向》。